

《**跻春台**》 方言词语研究

邓章应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学术丛书

《跻春台》方言词语研究

邓章应 著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跻春台》方言词语研究/邓章应著. - 成都:巴蜀书社, 2006. 5

ISBN 7 - 80659 - 816 - 2

I. 跻... II. 邓... III. 话本小说 - 文学语言 - 语言研究 - 中国 - 清代 IV. I207.4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55359 号

《跻春台》方言词语研究

邓章应 著

责任编辑 谢艺波

封面设计 易 阳

出 版 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邮编 610031

总编室电话:(028)86259397

网 址 www.bsbook.com

发 行 巴 蜀 书 社

发行科电话:(028)86259422 86259423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成都金龙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06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成品尺寸 203mm × 140mm

印 张 12.375

字 数 290 千字

书 号 ISBN 7 - 80659 - 816 - 2/1 · 256

定 价 23.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调换

序

章应《〈跻春台〉方言词语研究》书稿成,索序于我,因缀数语,以附骥尾。

方言是通语的地域变体,蕴藏着丰富的语言历史信息,那到处埋藏的语言活化石,对于在语言的旷野上四处寻觅的探索者来说,具有无穷无尽的魅力。我在大学时对方言很感兴趣,做的第一篇作业是《重庆方言调查报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重庆话的附缀形容词》,本科毕业论文是《重庆话名词的重叠构词法》,这些都是在王福堂先生指导下完成的。毕业后因为工作需要,研究方向转向古代文字,而对于方言研究,却始终未能忘怀,虽无所作为,但心向往之。章应硕士阶段从我学习甲骨文、金文和纳西东巴文,博士阶段又从王元鹿先生学习比较文字学,忙里偷闲,发表了多篇方言研究的论文,现又拿出了关于《〈跻春台〉方言词语研究》的书稿,洋洋洒洒数十万言,和我志趣爱好相投,求学道路略

似，而又成绩过之，后生可畏，不亦乐乎！

以前的方言研究，偏重于非官话方言，近些年学界对官话方言逐步重视，成绩显著，还开了几次官话方言的国际学术研讨会。《跻春台》书中大量的四川方言词语，是研究清末四川方言乃至官话方言的绝好材料。但其校本问题很多，这固然是因为校勘者对四川方言不熟，但也和四川方言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不够有关，这生动地说明了官话与方言研究对于古籍整理和汉语史研究的重要性。

《跻春台》校本的错误激发了对该书的研究，经过张一舟、蒋宗福、曹小云等先生及章应的努力，不少问题已经得以解决。但也还有不少问题值得深挖细究。如书中“肘架子、把架子肘起”，诸家已释出意为摆架子，但“肘”是何义，是不是摆呢？曹小云先生《〈跻春台〉词语研究》的解释是“肘架，架肘”（221页），令人费解。《四川方言词典》收有：“肘住（动）支持；作后盾；不要踩他端公的，他敢开销你，我们给你～！”（467页）意思大致是对的，但还是未明其所以然。我曾在川北大巴山区南江县当知青13年，对南江话比较熟悉。“肘”在南江话和相邻的巴中话中有举义，乡村教师学生做体操时，经常喊：“把手肘高点儿！”又如说：“哪个来肘旗子？”“肘起个臭架子。”蔡本臆改“肘”为“端”，其意倒是得之，“肘架子”就是举架子、端架子、摆架子。“肘”需向上用力，“肘住”就是支撑住，就是支持、做后盾。

“官山”一词，书稿限于前人已释者不收的体例没有收录。“官”的“公共”义，通语虽有，但不常用。《现代汉语词典》除了在释义时举了“官大道、官厕所”外，在复音词中几无用例（“官话”还有官场话语之意）。而在方言中用例甚多，如重庆话有“官茅

厕”(公共厕所)、“官山儿、官山儿坡”(公共坟地、乱葬岗,书报常误做“棺山”)。南江话、巴中话有“官堂屋”(堂屋因有祖宗牌位,分家时不能分掉而为公有)、“官做”(共有、共同:那口窑子是几家人官做的。一条牛两家官做使)。巴中话还可以说“那口窑子是几家人官的”。曾见报上回忆子弟兵母亲戎冠秀的文章,说大家都亲切地叫她“关妈妈”,“关”当做“官”。可见华北方言也不乏此类用例。《跻春台》中“官山”11见,有5例是公共坟地,但卷三《南乡井》6例,则同山名。如:“山东沂州,官山高耸,道路盘曲,上有小庙。”“小僧人在官山修身养性。”将此类词语适量收入,加以辨析,对读者也许还是有用的。

希望章应再接再励,日后若能为读者奉献出一个《跻春台》的精校精注本,那就更好了。

章应,努力!

喻遂生

2006年1月春节前5日于重庆北碚

《跻春台》及其语言学研究价值

(代前言)

拟话本小说集《跻春台》四卷四十篇,清末四川中江人刘省三编撰。该书的编撰目的是为了向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下层人民口头宣传功过善恶,所以本书不仅富于文学色彩,而且全书充满了大量的方言俗语,是研究近现代汉语方言词汇的重要材料。

一、版本

根据已经发现和刊布的资料,《跻春台》有刻本、选刻本、影印本以及后来的整理本。

1. 上海图书馆藏刻本

1914年成文堂刻本,卷首有光绪己亥(1899)铜山林有仁序。四卷四十篇,以元、亨、利、贞标识。原书高一八〇毫米,宽一一〇毫米,现藏上海图书馆。

2. 首都图书馆藏民国新刊本

首都图书馆藏“民国新刊”选刻本,不题作者,封面题“京都原

板”。四卷以孝、悌、忠、信标识,选刻篇目为十五篇。

3. 上海影印本

《古本小说集成》第159、16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影印出版,1090页。卷首录有光绪己亥(1899)铜山林有仁序。此书在影印前言中,称所据版本是“上海图书馆所藏光绪刊本”,然诸家书目均著录上海图书馆所藏系民国三年成文堂存版,影印本前言的说明不详何据。

4. 台北影印本

《明清善本小说丛刊续编》,台北天一出版社1990年影印出版,1090页。此本所根据的底本与上海古籍出版社《古本小说集成》本所根据的底本同出一源,即同据所谓光绪刊本影印。

5. 张庆善整理本

百花文艺出版社1988年出版《跻春台——清末拍案惊奇》,由张庆善整理,简体横排。整理者在整理后记中称:“这次整理依据1914年成文堂刊本为底本,除分段标点外,各种异体字、繁体字一律改为通行的简体字。整理时改正明显的错别字,漏字用〔〕标出,无法辨认的字则用□代替。个别地方无法阅读,则根据上下文尽量疏通,一般不作改动。全书未作任何删节。”所以此书除标出疑为漏字和无法辨认的字以外,其他改动均未标出。

6. 蔡敦勇校点本

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出版《中国话本大系》,《跻春台》是大系中的一本,由蔡敦勇先生校点,繁体竖排。据其校点前言称据成文堂刊本点校此书。此校点本将原书林有仁序移于书末作为附录。此书不仅为原书加上了标点,而且还作了一些校改,部分校改用校记的形式指出。

7. 金藏、常夜笛校点本

北京群众出版社 1999 年出版《跻春台》,由金藏、常夜笛校点,简体横排。此书名为校点,但与前边两种整理本比较,改动不多,并且前边两种整理本中的错误也基本沿袭。

8. 戏剧出版社重排本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0 年出版《跻春台》,此书作为精装皇家藏书秘本公案之一种,称其所据为故宫博物院藏书。

综上所述,上海图书馆所藏 1914 年成文堂刻本为现在所知最早的本子,虽然后来上海影印本和台北影印本均称据“光绪刊本”,不知影印者所言是否另有所本。另外,戏剧出版社出的精装豪华本皇家藏书称其所据为故宫博物院藏本,不知故宫是否曾经也藏有《跻春台》的某个本子。

其次便是首都图书馆藏的“民国新刊”选刻本,不题作者,封面题“京都原板”。四卷以孝、悌、忠、信标识,选刻篇目为十五篇。因原本未见,不知这个本子是否是成文堂本的节本。

该书是一部故事书,刊刻不如经史之书精致,是以外误较多,使其语言学的研究价值受到影响。几位整理者在校订整理时,或多或少地做了一些工作,纠正了原书的部分错讹,方便了后来的研究或阅读者使用。特别是蔡敦勇先生(1993)《跻春台》整理本附有校勘记,为进一步整理与研究该书提供了便利。但因该书方言俗语较多,且有些于现代方言已不常用,再加之书中为了表音准确而用了大量的方言造字,所以各本整理也多有失误,诚如蒋宗福先生(2005)所言:“由于上述三个整理本的整理者对四川方言不熟悉而勉强为之,致使校勘、标点断句多有疏误,甚至妄改。”为了避免以讹传讹,后来不断有人对此三种整理本的错讹疏

失进行勘误、补正。张一舟先生(1995,1999)曾专门作文指出了其中一些错误,蒋宗福先生(2002,2005)在此基础上又进行了一些订正,后来曹小云先生(2005)也作了一些校勘,笔者(2003,2005)也曾作了一些校正。

二、编纂者、序作者及地域

关于《跻春台》的作者,各本均题为“凯江省三子编辑”,书首林有仁序亦称作者为“中邑刘君省三”,并有“省三问序于予”语,可见作者姓刘,省三或省三子当为其字或号。

中邑即现中江县,中江县历史悠久,三国蜀始置伍城县,隋开皇三年改为玄武县,十三年在东南部(今仓山镇)增设飞乌县,唐调露元年又在中部(今广福镇)增设铜山县,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改玄武为中江县,元初飞乌、铜山县并入中江县沿袭至今。

凯江是流经中江县的一条河流,有时亦以凯江代称中江,是以也题作凯江省三子。现中江县的县治即在凯江镇。

作序者林有仁字爱山,号心甫,铜山(今广福乡)人,清道光十六年(1836)生。幼年父母相继去世,靠祖父母教养。咸丰三年(1853)应县试,八年(1858)入县学。同治八年(1869),岁试名列优等,补增广生。从此便一面教书,一面致力科考,但屡试不第。光绪七年(1881),曾作日记自励:“年已四十六,此理未真知;昼夜不勤勉,迁延到几时。”光绪二十年(1894)应乡试仍失意而归,自叹艰于进取,遂绝意功名,致力教书,曾先后在金堂县大成书院、广福宝峰书院、玉堂家塾、守训斋、龙溪草堂、雷氏竹筠山房等处任教。宣统元年(1909)被聘为宝峰高等小学校长。林从事教育工作二十余年,培育了不少人才。在教学之余纂修《古铜山县志》五卷,记述该地历代名贤,以励后生。同时,又继承宿儒黄晓谷的

理学研究,对《易经》钻研较深,常与邻县姜尹人、三台王鲁舆、同乡蒋磐卿等互相探讨,颇有所得,即著《读易日抄》三十卷、《易原管窥》两卷、《志仁法天求合德录》一卷、《读论语内省随笔》八卷、《禹贡浅说》一卷、《龙溪日录》十二卷、《龙溪诗话》五卷、《孔子小学》两卷、《曾子心传》三卷、《励志求学知本末录》两卷,计二十余种,一四五卷。年逾八十,仍壮心不已,常说:“光阴一去,万古无轮回之时,此身难得。千载无再生之我当借禹寸闭分,一刻不可放松。”民国九年秋病逝,终年八十四岁^①。

三、文本体裁

《跻春台》被称为最后一部拟话本小说,但它不同于一般供阅读用的“拟话本”,也不同于一般说书人的“话本”。它是供“讲圣谕”的“讲生”宣讲用的底本。

所谓讲圣谕,过去最初是封建王朝进行思想教化的官方活动,是由官方组织宣讲钦颁的《圣谕十六条》和衍释的《圣谕广训》,后来随着官方组织者的废弛,其出资形式、讲圣谕的人员乃至宣讲的内容和形式都发生了很大变化,逐渐演变成了一种纯粹的民间娱乐活动^②。因为组织者发生了变化,缺乏约束听众的机制,同时由于出资者的变化,客观上要求讲生讲得要能吸引听众,故只能采取加强宣讲效果的手段,促使说书手段不断提高。宣讲者不能仅仅照本宣科式的念干巴巴的条文,于是逐渐加进一些验证故事以吸引听众。虽然此时仪式依旧,但民众主要关注的是仪式后的验证故事,宣讲内容由枯燥的条文逐渐发展到讲唱生动的故事。宣讲形式上更追求表演性,为了吸引听众,宣讲者不仅要

① 据1920年《中江县志》(日新印刷工业社)卷二十二《林先生爱山墓志铭》。

② 详见本书附编《从官方教化到民间娱乐——“讲圣谕”的历史演变》一文。

注意宣讲的语气变化,语流速度,而且还往往唱念结合增加气势。

于是逐渐形成了专门收集这种宣讲案例故事的底本,当时流行的这种积善积德的宣讲底本,有《跻春台》、《珍珠塔》、《巧姻缘》等。

清末四川民间的讲圣谕活动,已经是一种民间娱乐活动了。虽然宣讲时仍搭一高台,上供“圣谕”二字,讲生在台上也依然先朗诵所谓“圣谕十六条”,但听众更关心的是案例故事了。正如《跻春台》卷二《平分银》所记:“见一人在公庙行礼知是讲圣谕的,便坐下去听。那讲生先念了王章神戒,上台坐下,讲的‘重农桑以足衣食’那条,讲到后头又念了一篇歌词。讲生歌毕,又说了一案。”

刊本《跻春台》四十篇,四十个故事独立成篇,并且其内容均是宣传功过因果,其形式亦是韵散结合,有的韵文末有“重句”字样。这些故事应该是过去流行于四川各宣讲场所的案例故事,刘省三仿明吕新吾“《吕书五种》教人之法”,“借报应为劝戒,引案以证之”,将这些案例故事汇编整理,可能还加以某些加工,形成此书。

四、语料分析

《跻春台》的语料有以下两个明显特点,一是在语体上文言与白话夹杂,二是语言范式上官话与方言共用。

因过去宣讲圣谕的讲生也多由读书人担任,于编者而言,也是久习举业,下过科场,文言修养不浅。是以全书文言成分比重比较大。

书中文言用法最明显的是每篇题首的人题诗和结尾的评论。其次是作者叙述性话语,如卷一《双金钏》:“众问怀德,怀德告以

得钏之由。”还有每一对话前必用“曰”字,不管是官佐士绅,还是樵夫走卒,其说话时都用此字。

即使是在保存口语最多的对话中,有时也有文言用法,如“刑房老典罗含辉出外以为奇异,即去禀官,曰:‘怀德似非常人,昨日拜狱神,听得人言有神帐忽下之奇;今日囚于笼中,小吏看见有乌云罩笼之异。大老爷何不行些阴德,把他曲全?’”一普通差役说话竟也如此,想来这是宣讲者或编纂者的加工。

同时,由于宣讲案例是为了向“流俗、妇人、孺子、樵夫、牧竖”等人进行道德宣传,为了吸引他们,多采用当地的方言口语。不管是发生在四川地区或其他地区的故事,方言成分均为四川方言,明显是经过宣讲者或编纂者的语言加工,以利在四川地区宣讲。根据张一舟先生(1999)的研究,其所反映的语言特点,如“女、奴、趣、物、砌、珠、露、粗、土、余”为韵,“怨恨”误为“厌恨”,说明无撮口呼;“何犯于(犯不着)”误为“何患于”,说明[xu-][fu-]相混。这些同今中江话一致,书中方言俗语绝大多数仍在中江乃至全川流行,说明全书所用语言是有实际口语作依据的。

《跻春台》语料复杂,所以在语言研究上,本书语料虽然富含方言口语语料,但事实上其语料并不单纯,并不能简单地一以概之,对其语言成分需要分析鉴别。

例如书中的唱段,虽说也跟对话情节有关,但情况较特殊。宣讲者为了提高听众的听讲兴趣,在过去干巴巴的宣讲条文基础上加进了许多老百姓熟悉的民间文艺元素,采取了唱念结合、韵散兼备的形式。书中的唱段均有明显标志,句式整齐,韵脚和谐,明显是经过不断地整理加工而形成的。

五、语言学价值

书中不仅人物自述、对话中有大量方言俗语,作者叙述性话

语中也有不少方言俗语,重要的是,本书方言俗语不是死材料的汇集,像一般的方言词语汇编那样,而是活生生的话语记录,方言俗语的意义、用法都显示其中,对词汇、语法研究都有重要的意义。本书虽然是记录在书面的无声材料,但书中韵语不少,有的篇中几占三分之一,且刻本多方言俗字和音同音近而误的错别字,也为研究当时的语音特点提供了材料。

1.《跻春台》保留了当时的语音

张一舟先生(1998)根据《跻春台》中的韵语和错别字,推断出当时中江话语音有以下特点:

(1)声母方面

①古泥来母字相混。②平翘舌不分。③[fan]读为[xuan]。
④某些见系二等字声母为舌根音。⑤某些知系字读同见组、精组细音。⑥精组、见组细音字相混。⑦古全浊声母混于清音声母。

(2)韵母方面

①撮口呼混入齐齿呼。②中古曾摄、梗摄舒声韵字跟臻摄、深摄舒声韵相混。③[-m]韵尾混于[-n]韵尾。

(3)声调方面

古入声字归阳平。

2.《跻春台》中丰富的方言词汇可以补充方言词典和大型工具书

《跻春台》中包含丰富的方言词汇,有少部分现在已经不使用了,但更多的却保留了下来,其中有相当部分词语或词语义项,失收于现有的方言词典和大型词语工具书。

(1)有些词语,不仅现有四川方言辞书未加著录,就是古今兼收的大型辞书如《汉语大词典》也没有收录。试举一例。

估骗,强骗。《跻春台》卷一《双金钏》:“有一等忤逆子全无分晓,贪酒色逞财气满假矜骄。或箍桶或唆讼包把状告,或打条或想方白昼持刀;或奸淫或估骗或做强盗,无尊卑无老幼只要横豪。”《汉语大词典》未收。

(2) 可补辞典义项缺失

交头,预先交小部分钱作为订金。《跻春台》卷四《香莲配》:“官问:‘讨亲人出了多少钱?’答:‘出了四串交头过与媒人。’”民国时期记录四川方言俗语的《蜀籁》卷四收有“退交头”。《汉语大词典》:“指上交赋税的数目。”于此义未及。

收浆,义为“偷别人洗好晾晒的衣服”。《跻春台》卷四《孝还魂》:“忽见路旁茅房外晒有几件衣服,四下无人,心想:‘我失线子,若把此衣偷回掉几升米,免得把妈饿坏。’此时情急,那知利害,便去收浆。”同篇:“有一日洗衣晒路上,忽有个小儿来收浆。”《四川方言词典》(1987)未及此义。

3. 《跻春台》丰富的语料反映了一些语法现象的变化发展

张一舟先生(1998)指出了《跻春台》中好几种特殊的语法现象,如“V得OC和VO不C”。但其实《跻春台》丰富的语料,反映的不仅仅是某几种零散语法现象,有时,甚至可以考见其发展演变过程。

我们现在仅举其中“V得O起”式,说明“起”在《跻春台》中语法化的过程。

在《跻春台》中,已经出现了V得CO,如:

好倒好,但我父临终嘱我厚待,将他治死,怎对得起我爹爹?就要谋产,也要莫伤他性命。(卷一《十年鸡》)

我是贫寒之家,怎讨得起富豪之女?(卷一《哑女配》)

其实这是“得”或“起”逐渐由动词义虚化的结果：

你看这读书人如何担得水起？（卷二《川北栈》）

比较：病才好怎担得井水上缸？（卷二《川北栈》）

最开始，“起”的宾语往往是能够由下到上发生位移的物体，但在使用过程中，宾语范围逐渐扩大，动词的语义不仅仅是发生位移的动作。

母亲不可，他们富家女子多半是好吃懒做，我们怎盘得他起？（卷一《哑女配》）

不然，你若大的家业，就盘也盘得他起嘛，切不可做此背义之事。（卷一《双金钏》）

弟闻泽芳已死，家财用尽，伍大魁懦弱无业，不久必成饿莩，那还接得亲起？不如另放，免把侄女误了。（卷四《僧包头》）

实使不得，我怎对得王老爷起？（卷四《错姻缘》）

则“起”字由“由下到上的提升过程”义虚化为“能够”，而有的时候宾语则被省略。

于是朝夕搓磨刻苦，做不得的要他做，担不起的要他担。（卷一《十年鸡》）

王囚与母商量修桥，母曰：“工程甚大，一人怎修得起？”（卷二《吃得亏》）

莫说别啥，我家贫寒，怎盘得起？（卷四《错姻缘》）

于是“起”的意义进一步虚化，句式逐渐发展成现在我们习用的V得CO式：

担得起水。

对得起他。

讨得起媳妇。

五、研究概况

《跻春台》在近代汉语方言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逐渐有人认识到它的价值,对它作了一些研究。

蒋冀骋先生(1994)充分运用《跻春台》的语料,结合方言,在其《话本小说俗语辞考释——为纪念吕叔湘先生九十寿辰作》一文中考释了“巴纱、篾片”两词。1995年又在《读书小札》一文中考释了“脚猪、脚马、映”三词。

张一舟先生(1995)发表《从〈跻春台〉的校点看方言古籍整理》一文。就蔡敦勇校点的《跻春台》版本,指出方言古籍有其特殊性,不明方言的情况下强作校点将出现许多错误。张先生在纠正错误的同时还解释了一些词语的意义。后来张先生(1999)又发表《〈跻春台〉的性质、特点、语言学价值及蔡校本校点再献疑》,在继续指出蔡校点错误的同时指出《跻春台》在语言学研究上具有重大价值。

张先生(1998)在调查中江方言的基础上,写成《〈跻春台〉与四川中江话》,指出了《跻春台》所反映的中江方言与现在中江方言的差异和相同之处。

任瑚琏(2003)在《由广安话“在行”的意义说起》一文,引用了《跻春台》的例证解释方言词“在行”一词。邓章应(2003)在《“哥老倌”考》中考释了“汤老倌”一词,后来又在(2003)《〈跻春台〉词语札记》、(2004)《〈跻春台〉婚嫁丧葬类方言词汇散记》、(2004)《〈跻春台〉词语散札》、(2005)《〈跻春台〉婚嫁丧葬类方言词汇续考》考释了一些词语。邓章应(2004)利用《跻春台》中关于“假女”的例证,在《也说“假女”》一文中纠正了于立昌关于“假女”为妓女的说法。